

『凤林』之嬗

◇范云鹏

临夏(古河州)历史源远流长。北魏太平真君六年(公元445年),改河州为枹罕镇。永安二年(529年),撤销枹罕镇复置河州,领4郡。北魏末期,分裂出东魏和西魏。时河州为西魏领地,西魏新置施郡,河州辖枹罕等4郡,枹罕郡领枹罕、大夏、凤林3县,州、郡、县治所均在今市区。(摘自《临夏市史话》)。

唐代为了巩固边防、保障丝绸之路的畅通,在寺沟峡口黄河南滨、巍峨的小积石山中设置了凤林关。凤林关设置于唐太宗贞观十一年(637年),位于唯歌集逆河而上寺沟峡内的“阎王砭”。“阎王砭”高约7米的石壁上镌有清晰可辨的“凤林关”三字,字旁凿有当时修建关隘的柱眼,河边残存石砌的墙垣,1958年修英雄渠时被毁。关南约4公里有一山,五峦俱峙,相传昔有凤鸟飞游五峰,故名曰“凤林山”。山下是凤林县、凤林川,北濒黄河。唐代大诗人杜甫《秦州杂诗》之十九“凤林戈息,鱼海路常难”中的“凤林”,即指凤林关。

凤林关是丝绸之路陇右南线的孔道,是唐宋镇守河区的关防要塞。这里所经古道有狄鄯道和青唐道。狄鄯道史称唐蕃古道,从长安出发,越陇关,经陇西、狄道(今临洮)至河州,上北原至凤林津过黄河,越漫天岭(又称长夷岭)经杨塔、王台、川城入青海省民和县到西宁。唐蕃古道是唐朝和吐蕃遣使的通道,当时双方使臣往来十分频繁,也是唐蕃双方交战的要线。唐太宗贞观十五年(641年),太宗养女文成公主嫁松赞干布,朝廷派江夏王李道宗护送,过凤林关经“天下第一桥”,在炳灵寺上香拜佛后西进逻些(今拉萨)。文成公主与松赞干布联姻,拉开了唐蕃团结友好的序幕。唐中神龙元年(705年),吐蕃又以“重礼厚聘公主”。景龙四年(710年),唐中宗以所养雍王李守礼女金城公主,西适吐蕃第四代赞普墀堆祖,金城公主亦由此过黄河西进,文成与金城两公主与吐蕃赞普联姻,唐蕃结成了甥舅关系,古道上“岁月往复,信使相望”。凤林关遗迹今虽不存,但原属永靖县安集乡三坪村的凤林村因关而得名,并沿用至今。

临夏市凤林书院是临夏地区最早的三大书院之一,位于临夏市城内文庙街东口(今凤林路东出口)。“凤林”含有“凤起于林”“凤鸣于林”之雅意,有“教者,效也,上所施,下所效”的哺育理想。书院起名为“凤林书院”,有其深刻寓意,也与历史所记载的永靖县黄河寺沟峡口“凤林关”有密切联系。康熙四十五年(1706年)创办的凤林社,乾隆时命名为“凤林书院”,开临夏市学校教育之先河。书院于清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由河州知州周植捐资创设,后毁于同治变乱。乱平,继任知州修复原貌,重加扩建。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又因河州兵燹停办。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杨增新到后,鉴于河乱甫平,民不聊生,百业待兴,便减田赋,恤贫困,贷种扶农,取纳米盐脯供之旧例;创设牛痘局等。特别是他见当时河州只有几处私塾外,教育几乎被废,认为培育人才系当务之急,于是力主恢复重修河州凤林书院。清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八月,清政府“确立停举以广学堂”废八股考策论,借以选拔“体用兼备”通经济的人才,通令全国筹办学堂。河州知州赵谦将凤林书院改名河州凤林高等小学堂。笔者在凤林路(现为凤林路)生活30多年,小时候到凤林小学玩,迎门照壁有四个大字,为“凤林书院”,至今记忆犹新。

经过历史的洗礼和岁月的颠簸,临夏市凤林小学从学堂、六年制小学、新华教育集团分校,最终回归到原来的六年制小学,并实现了易地搬迁,修葺一新,校门庄重而古朴,校园典雅而充满文化气息,校门镌刻有一副对联,上联是“雏凤清于老凤声”,下联是“江山代有才人出”,充分体现了临夏市教育部门对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重视和对历史的尊重。如今,临夏市又建成了一所命名为“凤林书院”的书店,静谧优雅,闲淡舒适,成为广大群众享受阅读之美的绝佳之地。对“凤林”二字的喚醒,让人不由相信,随着文化自信的不断树立和崛起,传统被回归,文明被传承,“凤林”必然会被临夏人民永远铭记,并赋予更加丰富的精神内涵和文化意义!



临夏市图书馆分馆——凤林书院书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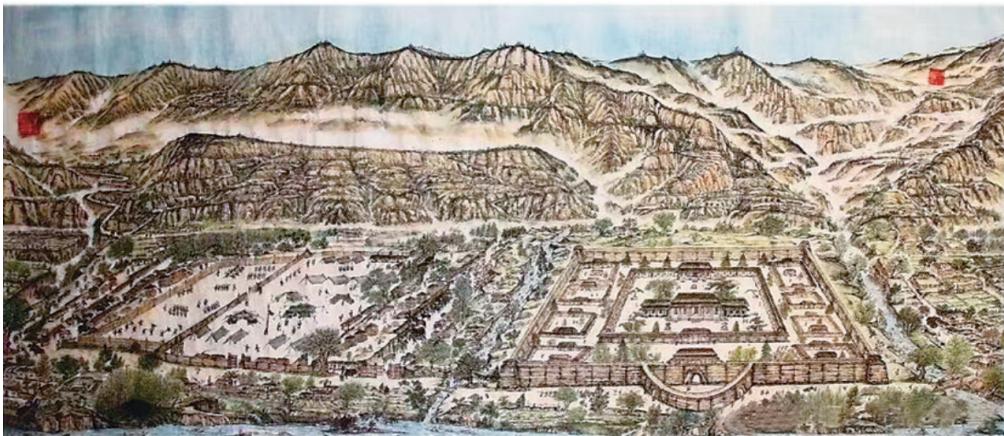
为文化馆增添更多生活范

“午间半小时”“四点半课堂”“市民夜校”……如今,走进遍布城乡的文化馆,人们可能遇到一堂文化讲座,也可能参与一场读书会,还可能接受艺术专业老师的悉心指导。不同时段、不同类型的文化活动,吸引着人们走进场馆、获取新知。文化的和风细雨,已经悄然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文化馆也因此增添了更多的生活范。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健全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一座座面向基层、面向公众的文化馆,深入推进体制机制创新,持续提升服务水平,正是推动公共文化服务体系高质量发展、推进文化强国建设的生动实践。

增加开放时间、拓宽服务半径,文化馆转型升级的背后,首先是服务理念的时代更新。不少文化馆打破过去“早上开门、晚上关门”的做法,尝试延时开放、错时开放,为不同时间段进馆的公众提供更多选择。在服务形式上,文化馆更是玩出“新花样”——送活动到企业,提供点单式服务;打造移动文化车厢,让文化氛围随处拉满……这些新举措让文化服务更加贴心、更接地气,文化馆以更加开放、包容的姿态迎接每一名来客,成为公众的文

化新空间。紧贴公众需求、扩容自身功能,文化馆让公共文化服务更有针对性、人情味。从经典阅读到声乐教学、从舞蹈训练到手工艺制作,为满足不同年龄段的市民需求,文化馆提供了丰富多彩的服务。如雨后春笋般兴起的市民夜校,既为年轻人提供展示才华的舞台,也架起交流分享的桥梁;在针对学龄儿童开设的“四点半课堂”,孩子们不仅可以学到知识,也能提升动手能力与创造力……各地不断健全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让市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富多彩。顺应数字潮流,拓展美育资源,文化馆高质量发展正当时。在数字技术飞速发展的当下,文化馆构建数字化平台,将丰富的文化资源以全新形式呈现在大众面前。无论是高雅的打击乐,还是沉浸式的虚拟展览体验,都让人能够随时随地感受文化魅力。与此同时,文化馆还通过建设乡村文化中心、开展文化下乡活动等方式,将优质文化资源送到乡村居民身边,实现文化资源共享。知识无止境。文化馆的“加时加料”,为美好生活“添砖加瓦”,也让艺术的馨香弥漫城乡。(《人民日报》李汶泽)



大夏古城遗址

大夏古城遗址位于广通河(夏水)北岸的阿力麻土乡东族乡古城村。分为上古城与下古城,中间由巴家沟分开。下古城(刘家堡)东临寺沟,西到巴家沟,北至堡子山根,南临广通河(夏水),南北约600米,东西约600米,共约36万平方米;上古城东临巴家沟,西临红堡,东西1200米,南北600米,面积72万平方米。大夏古城北靠的赵家遗址,也称作棺木山遗址,是一处典型的齐家文化聚落址。大夏古城是历史上古大夏县的县治所在地,也是古代羌族集中居住的核心区域。

大夏之名,首见《山海经》及周、秦古书。而记黄帝与大夏之交通,则以《吕氏春秋·乐论》所记较详。其言曰:“昔黄帝令伶伦作为律。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取竹于嶰谷,以生空窍厚均者,断两节间,其长三寸九分,而吹之以为黄钟之宫。”(卷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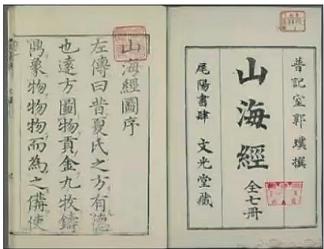
按此类记载,又见于《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汉书》《晋书·律历志》,其文略同。惟“阮隃”均作“昆仑”。王静安先生解释,“阮”与“昆”音近,“隃”为“仑”字之讹(见以下引文),是仍同述一事。则黄帝通大夏一事,既见于秦、汉诸书,则在当时必有一有力之传说,反映了战国、秦、汉人的观念。故吾人不妨本之以推求古代大夏之位置,亦古代交通史上颇有意义的课题。

自来言大夏方位者,其说不一。一说在今山西境内;《左传》昭公元年,子产谓叔向曰:“后帝不臧,迁厥伯于商丘,主辰,商人是在,故辰为商星。迁实沈于大夏,主参,唐人在是,以服事夏、商。”杜预注:“大夏即晋阳也。”(《史记·晋世家》)曰:“唐本尧后,封在夏墟,而都于鄂。鄂在今大夏是也。”又《史记正义》曰:“《括地志》云:‘故鄂城在慈州昌宁县东二里。’按与绛州夏县相近。禹都安邑,故城在县东北十五里,故云在大夏也。”(《史记》卷三十九)

据上述,是山西境内之大夏,由夏后氏之故墟而得名,与黄帝时之大夏国无关,暂置不论。其另一说又言在流沙之外,如《山海经·海外东经》云:“国在流沙外者,大夏,竖沙,居鳞,月支。”又云:“西胡白玉山在大夏东,苍梧在白玉山西南,皆在流沙西。”(卷十三)

按王静安先生作《西胡考》,称《山海经》此语为汉后人附益,是也。但葱岭西确有大夏古国,《史记·大宛传》云:“大夏在大宛西南二千里,馊水南,其俗土著,有城郭,与大宛同俗。”此必为《山海经》附益之所自出。丁谦作《穆天子传考》,附《大夏国境考》,以《大宛传》中之大夏即黄帝时之大夏国。其说云:“葱岭以西有自古著名之国,曰大夏。其立国当在黄帝以前(原注:黄帝遣伶伦至大夏取竹可证),历商与周(原注:《周书·王会篇》及伊尹《四方献令》可证),传世凡二千年,至周襄王十七年,始为马天子所并(原注:见《万国史纲》)。穆天子西行时,其国尚存(《穆天子传考》)附《割闾鹑韩诸地皆古大夏国境考》)。

如丁氏之说,是葱岭西之大夏,即古籍中所记黄帝以来之大夏国。黄帝时之大夏,乃在东方,自《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一语引。但东方之国,何时迁徙至西方,丁氏未加说明。王国维氏、张星娘氏乃提出新解,以葱岭西之大夏,乃由东方迁徙者;而大夏之旧址,原在和闐与且末间,即《大唐西域记》中之睹货逻国。其迁徙当在秦、汉之际。王氏说云:“大夏本东方古国,《逸周书·王会解》云:‘禹氏驹馱,大夏兹白牛,犬戎戎马。’又伊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空桐与禹氏(即月氏)、犬戎皆在近塞,则大夏一国之明非远矣。《史记·封禅书》云:‘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此本《管子》佚文。《吕氏春秋·古乐篇》:‘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汉书·律历志》《说苑·修文篇》《风俗通·音声篇》同记此事。‘阮隃’皆作‘昆仑’,‘昆’之为‘阮’声之近(原注:说文目部,阮读若昆),‘仑’之为‘除’字之误也。综此二说,则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较周初王会时,已稍西徙。……《大唐西域记》云:‘于闐国尼壤城东四百余里,至睹货逻故国,国久空旷,城皆荒芜。’案于闐国姓实为尉迟,而画家之尉迟乙僧,张彦远《历代名画



所著书,记西历纪元前百五十年时,睹货逻等四蛮族侵入希腊人所建之拔底延王国。是大夏之入馊水流域,前乎大月氏者仅二十年。故大夏居馊水南,而大月氏居其北。此其侵略先后之次序也。”(《观堂集林》十三《西胡考下》)

至于张星娘氏所说,约与王氏同,并引斯文赫定《亚洲沙漠探险记》(Durch Asiens Westen)以证明其说。云:“西历纪元前一百五十七年,吐火罗民族居青海布隆吉尔湖畔,以后迁徙至西部土耳其斯坦,近代吐火罗斯坦之名(To-chauitan),即此族祖先所遗留者也。新疆中央大沙漠,土人称之为塔克拉马,是也。又余在沙漠中发现之古代城市遗迹,亦名塔克拉(Takea)。塔克拉为吐火罗之转音,毫无疑问。和闐附近村庄有名托赫拉(Tochla),古代沙漠逼近城市时,居民皆迁至此村。托赫拉亦必吐火罗民族所遗留之名也。吐火罗民族在上古时代,疆宇广拓,极一时之盛。据克拉勃罗德及圣马丹二人之考证,吐火罗人为西藏种也。”(《中西交通史料汇编》第一册引)

我对两先生所说吐火罗人曾占有新疆一事可以赞同。但新疆之吐火罗人由东来乎?抑由西来乎?两先生均未曾有明确之说明。晚近东西学者,对此问题研究之结果,以吐火罗文化之来源与佛教之传播有关。如此,是吐火罗人系由西来,并非东徙。佛教东来,始于西汉之末,而渐盛于东汉之世。吐火罗人之入新疆,当较此为后。以理推之,或在晋、宋之间。故《魏书》始有吐呼罗之名。与中国古书所记商周时之大夏,迥然二致。(《史记·大宛传》本之张骞,张骞述大夏,云:“其俗土著,有城屋,与大宛同俗。无大王长,往往城邑置小长。其兵弱畏战,善贾贾。及大月氏西徙,攻败之,皆臣畜大夏。”张骞身至大夏,其说当可据,且与近采国外学者根据古大夏钱币研究大夏之历史,其结论亦相合。是大月氏未西徙之前,大夏完全为希腊人领土之一部。大夏之徙自东方,据前引张氏所引斯文赫定语,谓在公元前150年,以此与张骞出使西域之年(在公元前138年)相较,相差不过十余年。如大夏真在公元前150年西迁之事,张骞安有不知之理。既知之,而又安有不为武帝称述之理。据斯文赫定所谈,是馊水大夏徙自东方,未可信也。

然则,中国古书所记之大夏,究何在?拟根据古书所记地理之形势,而在昆仑与流沙之间,以求大夏之位置。《史记·封禅书》称齐桓公西伐大夏,涉流沙。《吕氏春秋》又称伶伦自大夏之西,乃至阮隃之阴。而阮隃又为昆仑之对音。综此以观,信如王静安先生所云:“大夏当在流沙之内,昆仑之东”,直言之,大夏必距昆仑流沙不远。王先生本《史记》所述于闐之南山为昆仑山,《唐书》之图伦碛(即今之塔克拉马干)为古流沙,故以于闐、且末之地当古大夏。但于闐南山之名为昆仑,始自汉武。商、周时是否亦名昆仑,尚为问题。又今新疆盆地,因气候干燥,本不产竹。古代新疆之气候,与今无殊,则伶伦取竹于昆仑解谷,决非在新疆境内可知。今按《山海经》记昆仑者凡三:《西山经》云:“西南四百里曰昆仑之丘,实帝之下都。”《海内西经》云:“海内昆仑之墟,在西北,帝之下都。”《大荒西经》云:“西海之南,流沙之滨,赤水之后,黑水之前,有大山名曰昆仑之丘。”按《西山经》与《海内西经》所述多同,当指一地。如此,则昆仑有二:一在海内,一在海外,即一在域内,一在域外是也。域外之昆仑,晚近一般学者,均指由帕米尔分支东行之喀喇昆仑山,即于闐南山。此说已成定论,不复置辩。惟域内之昆仑,究在何所,尚为疑问。《尔雅·释地》云:“西北之美者,有昆仑虚之璆琳琅玕焉。”《禹贡》雍州:“厥贡惟球琳琅玕。……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汉书·地理志》金城郡临夏县下注云:“塞外有西王母石室,弱水昆仑山祠。”又敦煌广至县下注云:“宣

禾都尉治昆仑障。”皆因山得名。《史记正义》引《括地志》云:“昆仑山在肃州酒泉县南八十里。”毕源、郝懿行均据此指《西山经》之昆仑,为肃州南八十里之祁连山(见毕著《山海经新校注》,郝著《山海经义疏》)。郝氏又引郭璞赞云:“昆仑月精,水之灵府,惟帝下都,西羌之宇,崦嵫中峙,号曰天柱。”是郭璞亦以昆仑在甘肃境内也。又按《水经注·河水篇》:“湟水又东。与阆门河合,即浩亶河也。出西塞外,东入塞,径敦煌、酒泉、张掖南,东南径西平之鲜谷塞尉故城南。……阆门河又东南流径浩亶县故城南。又东流注于湟水。”(卷二)按鲜谷疑即《史记·封禅书》伶伦所至之解谷,鲜为解字之讹,音亦通转。西平疑在今民乐附近。解谷既属西平,则当在祁连山之北。古称山南为阳,山北为阴,据此,则是郝、毕均以甘肃之祁连山当昆仑山,与《史记》以下诸书所称伶伦至昆仑之阴,取解谷之竹,全相符合。或谓解谷即《后汉书·西羌传》之允谷,《水经注》之榆谷,然亦在祁连山北也。昆仑之地位既定,次当求流沙之地。

敦煌以西及西域之大流沙有二。一在敦煌西,《汉书·西域传》所谓白龙堆沙碛是也,《新唐书》则称之为莫贺延碛。和闐北之大沙碛,《唐书》称之为图伦碛,今称塔克拉马干者,乃后起之名,隋、唐前尚鲜称述。至先秦古书中所称之沙碛,皆指凉州以北贺兰山以东之大沙碛,今地图所称之腾格里大沙碛是也。此外蒙边界。沙山重重,聚散随风,古书所谓流沙皆指此。《禹贡》雍州:“导弱水于合黎,余波入于流沙。”《汉书·地理志》张骞补册丹县下注云:“桑钦以为导弱水自此,西至酒泉合黎。”(按此为《水经》逸文)居延县下注云:“居延泽在东北,古文以为流沙,都尉治。”班氏所称古文,则先秦诸子以弱水所经之地为古流沙可知。弱水即今张掖河,入额济纳旗,称额济纳河。河之东及北皆大沙碛,古今相同。额济纳河北流,灌为两湖,东为索果淖尔,西为喀巽淖尔,即古时之居延泽者。泽在流沙之中,故《禹贡》云:“余波入于流沙”也。流沙地位既定,则大夏之地位可考矣。

按《管子》《国语》屡记齐桓公伐大夏事。如《管子·小匡篇》云:“西征,攘白狄之地,遂至于西河,方舟投附,乘桴济河,至于石沉(《国语》作石抗),悬车束马,逾太行与卑耳之溪。拘秦夏,西服流沙西虞,而秦戎始从。《国语》文略同。”按《管子·封禅篇》有“西伐大夏,涉流沙,束马悬车,上卑耳之山”之语,与《小匡篇》所述略同,而《史记·齐太公世家》及《封禅书》所从出。其事迹之真象如何,姑置不论,然其所述地理形势,当必有所据。春秋时之白狄,在今山西、陕西北部,即保德州与榆林府一带。西河即今宁夏一带。由白狄至西河,是桓公由山西北境西行,经陕西北边,至宁夏渡河,过贺兰山,即《管子》所称之卑耳山也,故云“悬车束马”。再西行,经流沙之南,西至大夏,故云“涉流沙”。倘此推论不误,再参以《吕氏春秋》“昆仑在大夏西”之语,则古时之大夏,必分布于凉州、兰州、河州一带。

古时疆域广大,北与月氏接,南与空桐接。故我推测今河州(即临夏)为古大夏之中心区也。《汉书·地理志》陇西郡有大夏县。《水经注·河水篇》云:“洮水……左会大夏川水,水出西山,……径金纽城。”《十三州志》曰:“大夏县西有故金纽城,去县四十里,本都尉治。又东北径大夏县故城南。”《一统志》云:“大夏故城在今河州东南,大夏水,今三岔河。”按《汉书·地理志》地名,多因沿用,如狄道、上邽、羌道,皆袭戎名以名地,则大夏之名,亦必因古大夏国而得名。又查古书所记,大夏与月氏、空桐并得。例如《逸周书·王会篇》云:“禹氏驹馱,大夏兹白牛。”又《四方献令》云:“正北空桐,大夏。”是“大夏疆域必与月氏空桐邻接,或相距不远。今按《史记·大宛传》,张骞称月氏原居敦煌、祁连间,则大月氏古时必分布于今肃州、甘州之南,祁连山一带。又按《史记·五帝本纪》:“黄帝西至于空桐,登鸡头。”《正义》引《括地志》云:“空桐在平凉平阳县西百里。”即今平凉六盘山一带。大夏既与月氏、空桐邻近,则大夏古时在今河州、凉州一带,是非常有可能的。

(作者:黄文弼,1893年4月23日—1966年12月18日,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考古学家、西北史地学家。整理:马国涛)